

●王保成 / 山阳风物

水乡名观海蟾宫

 枯蒲折苇障清湾,十里风荷指顾间。
 安得西湖展江手,乱铺云锦没青山。
 这是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马坊冷大师清真道院》三首诗中的一首,诗中所描写的“十里风荷指顾间”正是我的家乡修武县五里源一带过去的水乡风光,而其所指的清真道院就是五里源乡马坊村著名的海蟾宫。海蟾宫南侧有一泉,即马坊泉,泉水东南流,汇为一湖。这里是传说中刘海戏金蟾的地方, 这里有道教长春教教主邱处机撰写的《刘海蟾入道歌》碑刻,这里出产的松花蛋是当地最有名的特产,在元代甚至成为进呈皇宫的贡品。儿时常来这里嬉戏,记忆中的马坊泉,泉水碧绿,花木倒映,群鸭相戏,景色如画。

 天下庙宇无不坐北朝南,而天下事无有不有例外。海蟾宫就是天下庙宇中的例外,坐南朝北.我始终不得其解,直至近日两次探访海蟾宫,才知此庙坐南朝北的原因,原来这和此庙供奉的道教神仙刘海在此修炼成仙有关。

 刘海,即道教全真教的北五祖之一海蟾子。他原名刘操,相传他十六岁考中状元,被燕王刘守光招为驸马,后又任燕国宰相,从此他绫罗裹体,食甘履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在他四十岁生日那天,他因醉酒将燕王陪嫁公主的珊瑚玉器打碎了,公主十分恼怒,便进宫告诉了燕王,结果燕王将他狠狠地责难了一顿,心中十分不快。碰巧有云游道人来到他家,对他进行一番点化,他看破红尘,弃却荣华,托病解职辞官而去,并改名刘海,号海蟾子。他离家后四处访仙求道,得遇太阳子吕洞宾,学得金液还丹要诀。当他来到修武马坊泉畔,见这里北依太行,稻膝莲蓬,云烟朝暮,暗含仙机,遂在泉水的南侧构庵而居,潜心修道。一天晚上,刘海独自坐在泉边闭目养神。忽听水中有“咕咕”之声,他睁眼观望,只见水面上有一朵金色的莲花时隐时现。刘海感到奇怪,刚要起身看个究竟,谁知稍一动作,那一朵莲花已没入水中,再也看不见了。刘海心中惊异,就藏在一棵大柳树后面,耐心地仔细观察。这样一连观察了几个晚上,又访问了周围百姓,才知这泉水中有一只千年金蟾,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它就出来苦练吞吐之功,慢慢地竟然能够口吐金莲了。刘海心想:这朵莲花是金蟾修炼的宝物,如能吞服,也许能够成仙,从此脱离凡尘了。于是他就产生了偷取金莲之意,但他几次在旁伺机想取,但金蟾总是一见有人,便潜入水中。刘海不能得手,心中很是着急,后来,刘海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找来一只小木船,在船头扎了一个草人,披上自己的衣服,然后把船推到金蟾经常出来的位置,自己继续藏在大柳树后边观察。起初,金蟾见船上有人,不敢吐练。几天后,它见船上人始终坐着不动,就习以为常,夜间又开始吞吐起来。刘海见金蟾上当,第二天在太阳落山后就到船上换下草人,坐在那里静候金蟾出来。夜深后,露出莲开,刘海轻轻一伸手,就取过莲花,吞入腹中,一阵清香沁入心脾,顿感遍体轻松,虚若无物。有此金莲相助,刘海功力大增,几年后终于修成仙体,升天而去。

 按照元好问后来撰写的《清真记》,此庙为长春教教主邱处机倡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邱处机应金主之召赴金都燕京。他路过修武,看到县北马坊秀水山,茂林修竹,喜爱其风水之美,徘徊流连不忍离去。他对徒弟们说:“天下道院,武官为其冠首,滨都此之,圣水又次之。你们如果能够在这里隐居修道,那么这里就能和滨都、圣水相媲美了。”他的徒弟就和当地乡豪马子安协商,捐地购材,一年后果然在传说中刘海修炼时搭建的小茅庵的原址盖起了一座道院。因为刘海茅庵原来就在泉南,而且面向泉水开门,以方便每天的洗漱和取水,所以这道院就建成了很独特的坐南朝北格局。当时道院并无名号,直到金大安元年(1209年),才被金主赐以真清观。又因邱处机曾在这里手书《刘海蟾入道歌》,又名海蟾宫。邱处机的《刘海蟾入道歌》,叙述了刘操出家修道的原因,并告诫世人及时回头抽身,原碑在文革时被砸为数块,并在庙中戏台之后。今天所见入道碑,为今人重刻,其歌云:

 余缘太岁生燕地,忆昔三光分秀气。
 卅角圆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科甲第。
 纤朱怀紫金章贵,各各绮罗挂轻体。
 如今位极掌丝纶,忽忆从前春一寐。
 昨宵家宴至三更,儿女夫人并侍婢。
 被余佯醉拔杯盘,击碎珊瑚真玉器。
 儿女嫌,夫人恶,忘了从前衣饮乐。
 来朝朝退怨犹存,些儿小过无推托。
 因此事,方顿悟,前有轮回谁教度。
 道官纳印弃荣华,慷慨身心求出路。

 当地特产松花蛋也是一个和刘海有关的传说。传说刘海成仙后,就居住在后人为他建的海蟾宫内造福一方百姓。一年八月十五,天上众仙女四处游赏赏月,当游至马坊一带时,看到下边一处碧潭如镜,月亮倒映水中,煞是好看,就降到水面观月。刘海见众仙女驾临,赶忙摆酒招待。因为一时没有菜肴,又命村中鸭子从潭中衔出一个用个乌泥包裹的蛋来。众仙女见这东西理汰,不敢享用。刘海忙作示范,只见他拿起一个黑糊糊的蛋来,轻轻一磕,外壳应声而落,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的黑亮蛋体,上面还有惟妙惟肖的松枝,很是好看。仙女们见这黑东西里有如此可爱的玩意,纷纷效仿,然后轻咬蛋体,顿觉异香满颊,回味无穷,真是人间美味中的极品。仙女们问刘海此是何物,刘海笑答:“此物为当地鸭蛋泡制,此处水产产有一虫,名为石头虫,又名活石头,这些鸭子最喜吃这种虫子,因此所产鸭蛋自与别处不同,用其泡制的鸭蛋,味道更加醇厚香郁。因这种蛋体上有清晰的松枝,故而有松花蛋之名。”

 传说再美,但不是历史。不过,根据县志记载,这里松花蛋的制作历史可追溯到金代,至元代还成为地方每年呈送朝廷的贡品,可见这里松花蛋的味道之美,名气之大。至今,松花蛋仍是外地游客到修武游览云台山后购买当地特产的主要选择。

 至于“活石头”,小时候我在马坊泉逮鱼捉虾时经常见到,比墙上的蜗牛小一点,不注意看真的如河中的小石子没有区别,没有外物骚扰它时,它就会从厚厚的石头一样的盔甲中伸出小脑袋向前游动,手指一碰,立马伏下不动。民间传说,这是当年刘海取走金蟾的莲花后,金蟾忽怒成心,气炸了身子,这些活石头即是金蟾身体的碎片所化。这种虫子只有马坊泉及其汇成的池沼有之。同为水乡的我家所在地南庄村和五里源村,距离马坊村不过一二里地,而且河水相连,却不见有这种虫子,这在当地也是一奇。只是,到了今天,因为环境的改变,“活石头”早已绝迹。

 海蟾宫和马坊泉均被载入《中国名胜词典》。2006年11月,海蟾宫大殿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年轻时在老家种地,闲暇时寂寞得慌,便寻思着找来一些文字看。也许那时生活得太单调,或许我过于专注,竟贸然把书本上的平凡文字读出了好多种情感来,好多种色彩来,并深陷其中,继而变狂变野。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认为,凡人都活在两个世界里,除了干活吃饭、睡觉屙屎的现实生活外,还都有一个更为精彩的精神世界。而精神世界虽玄奥绚烂,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但却不具有外形,一般人看不出来,不像饥饿时饥寒饿一样顶饥,也不像天冷时窑洞一样暖和,它只飘逸执拗着灵魂的大旗,拒绝肉体。诗歌的微妙及其神奇魅力即在于此。

 十九岁那年秋天我在村地上看云,时间长了便感觉出一阵阵的空落。地面上玉米茂盛,河水空流,四下里望望,只有我一人站立在一大片暑热里。其实天究竟有多热,我不知道,我只是在人气之外活着,觉出了生命的多余。于是不久我便有了出走的念头。我的家乡是在豫西北地区一个名叫贵屯的村庄,名中有贵,也不见得贵在哪里,县志上也没记载出过什么名人和有影响的事件。村北边八华里是东西走向的太行山,站在村边就能看见里外两三层山的峰顶,呈锯齿状,蓝莹莹的很好看。从老人们那里,我从小就听到过不少有关深山里狼虫虎豹、鬼神以及绿林好汉的传说,尽管刚听到时有些惧怕,但却不乏内心深处的好奇与向往。那里,必定是一个鹰飞草密、山势巍峨、古木参天的好地方。今天,我就要举起十九岁的旗帜和勇武,向太行山里挺进了。我有的是力气,什么也不怕。在那次进山后的二十多天里,我采食过多种熟悉的野果,捧嚼过草根下流动的泉水,在干净的岩石上静静地读过臧克家的诗,读过艾青、张志民、贺敬之、郭小川的诗,瞭望过老家的沁河、黄河,也曾幻想过更远处的井冈山和延安。亮堂堂的太阳下,有些事情想到极致时我也哭过,呼叫过,但仍觉得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激情喷发的出口,

●范一凡 / 心灵之旅

 云河谷不光是以云朵与溪流来扮美这一片河山,它还是以遮天蔽日的植被来点缀奇峰绝壁。

 亿万年前,这里的第一棵树、第一株草是怎样生长出来的?那一定是亿万年前的一个美丽故事,是一段饱含血泪让人类生出万千感慨的动人传说。当年,一只祥瑞鸟在饥饿中寻觅到一粒种子,但它没有在饥饿时吞下那一粒种子,而是千里迢迢飞越高山大河,把这一粒种子虔诚地投放到太行山

●岳治国 / 小小说

 黄蜂这天忽然被公司领导找去谈了话,谈话的内容是公司决定派黄蜂到常州办事处工作。

 这对黄蜂来讲是个好事。黄蜂已经在销售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两年了,按照公司多年来形成的潜规则,凡是销售部副部长被派到外地办事处工作一段时间的,回来立马便成了正部级。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之前黄蜂就做过无数次的梦,梦到自己被派到外地办事处了。

 关于黄蜂被派到常州的事传得很 快,整个下午都不断有人跑来向黄蜂祝贺。起初面对人们的祝贺,尽管黄蜂口头上很是谦虚,但心里却美滋滋的,直至下班后在电梯里遇到采购部的老李。老李也向他祝贺时,黄蜂的心才猛地提了起来。

 黄蜂的心提起来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老婆。

 黄蜂的担心不是没来由的,公司里就有他认识的两个人由于在外面出差久了,老婆在家里耐不住寂寞与别

●马忆边 / 经典叙事

 没有一把火能点燃我胸中的柴火。我像是一个没有多少处事经验的人,立刻把一条路走到了尽头。在山里,我最终没能印证乡下老人们的神话传说,也没能改变一点我的肉身,但我敢说,在我最能吃饭的生命阶段我远离过老家的面缸和炊烟,在最能表达的年龄我二十多天没说过一句话,我用山上的野风冷露淬过火,无意间向冥冥中的诗神靠近了一步。

 我曾经多次跟家人和朋友们说过,在写诗的道路上,我曾遇到过对我帮助很大的人,在我眼里,他们都是磨砺之后脱俗脱尘的人,正是他们的情热付出,才使我在苦读的寒夜里看见了真情的佛光,才给了我信念和勇气,让我走得更远。三十多年来,这些我所敬重的诗人有的我见过,有的关系已很熟,有的至今无缘相见。他们依次为辽宁省科学技术委员会陈殿俊,《诗刊》社编辑邹静之、周所同,《焦作日报》编辑刘金忠、张国柱、呼润廷,《焦作文学》编辑张海海,《诗神》编辑刘松林、韩文戈,《星星》诗刊编辑王一兵,《河南日报》编辑高金光,《郑州晚报》编辑邓万鹏,海燕出版社刘育贤,战士诗人李晴法、杨建民等,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焦作市成立的《七月诗社》,可以说在每次定期聚会时,每个年轻的诗歌爱好者的激情发言,都对我有所启发、帮助很大,促使着我一路前行,不敢停下。在日月运行中,在不停歇的流水的声音里,只要爱着诗,我不再害怕,也不再寂寞。诗于无边的大静中升华我的情感,平衡我的心态,以至于我在田里割麦子时,都会感到格外高贵或空灵。

 写作诗歌就像一次远游,加入的人很多,却不是人人都能看到最美的风景。途中有半途而废的,有偏离方向的,有急于求成乱了心志的,也有走得扎实但进步不是很快的。总之能够达到目的地的人,我都认作是英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遇到一个在农村长大后到城里做营业员的女孩,名叫蒋小红,那天她拿了一大本抄写得十分工整的诗歌给我看,我感激她对诗歌的热爱和投入,便认真地看了,大体上觉得不错,于是就挑出几篇稍作修改后建议她交给报社试试,果然不久后就见报了,这使她很 是震惊和欢喜,写作的劲头更足更大,三天两头便有诗稿送我阅看。那年冬季的一天,天空下着鹅毛大雪,可能是无法骑车,她步行十几里路来找我。只见她头上系着

云 河 谷

 中,成就了太行山上波澜壮阔的森林和草原。从那一粒种子开始,云河谷的峦峦开始在风雨变换中改变容颜,它们抖动着自己雄健的身体,在风雨的剥蚀中撒下一片片土壤,老树枯亡,云雾的滋润催生了新芽,新旧更替,翠绿的颜色染遍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成绿洲,而云河谷在自然的流淌中披上了永远的迷彩装。

 云河谷气候独特,空气清新,花香

心 脏 病

 高楼大厦,脑子里却不停歇地想着心事。就在这个时候,后排座位上两个年轻人开始低声地对话,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可千万别打她的主意,听说那女的有心脏病,别偷鸡不成,反惹下麻烦。”

 这话飘到黄蜂的耳中,黄蜂的耳朵动了动,下意识地咀嚼了两遍,而后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黄蜂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是出差到常州后的第一天,老婆在电话里恼火地说:“不知哪个缺德的在单位里

 惹了我的谎,说我有心脏病!”黄蜂听

 了这话,内心一阵窃喜,却不动声色地劝慰了老婆半天。挂了电话,黄蜂止不住兴奋得手舞足蹈。

 黄蜂到常州满一个月后的一天,正在办事处写月度工作小结,再次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老婆在电话里很

 失落,大声地说着:啊,马老师,马老师,你怎么来了?我定睛一看,正是小红,便急忙迎上前说:我来看看你,我来晚

 一条大红围巾,刘海和睫毛上落了一些雪,见了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那时也在城里临时做事,见她对诗歌这样钟情,人也不错,天傍黑时不忍心让她一个女孩子独自回去,就跟她一起踏雪往回送她。路上行人不多,我们说话也不多。忽然她放慢脚步,脸红红地问我:你有朋友没有?因她所说的朋友我当时认为只是指生活中的朋友,就顺口回答:有。她听了便没再言语,我也没有多加解释。这之后不久,我便于匆忙中离开了那个县城,到了另一个地方谋生。时隔一年多之后,我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具体地址不是我的,地域名跟姓名却是我的,我想我最终能收到这封信,很可能是我平时信函多,细心的邮递员记住了我,才给我送过来的。这封信便是相距几十公里外的蒋小红寄来的。她给我寄来了6首情诗,一封长达13页的信,信和诗歌都写在方格纸上,一格一字,很工整,无错字。谁知道就是这封信,竟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蒋小红在信里说,她刚从成都看病回来,前一段时间她患了精神病,疯了,乱跑,家人看不住她,还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住了一个多月,眼下情绪稍稳,便给我写信,但这封信很可能是她最后一封信。信中还说了一些感激我的话,附了她家乡的村名。看完信后,我不禁扼腕长叹,一个多么聪明伶俐的姑娘啊,正处于人生最诗意的年龄,怎么说病就病成那样子呢?继而我又想,她说的病会是真的吗?这些新寄来的诗歌是她患病以后写出的吗?由于那段时间确实事情太多,我是过了三个月才去看望她的。当时她家里只有她母亲一人,我向老人家介绍了自己,说明来意后,她的母亲双泪含泪,连声叹息,说没想到小红会突然神经得那样厉害,一会儿看不住,不是跑到村后大河堰上乱嚎乱叫,就是跑到离村十几里的县城,大声呼喊一个叫马忆边的人,她说马忆边做过她的老师,是个好人。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向老人家提出想见见小红。老人说她一人拿小红实在没办法,已于两个月前凑合着找个人把她嫁出去了。我紧跟着问男的怎么样,干啥的?老人说嫁的那个男人很本分,在家种地的,多少有些秃顶,没有找过媳妇,只是比小红大12岁。我了解到小红这样的情况,心里揣摩她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就更急于想见到她。于是我按照老人所说的村名,骑车二十多里,顺利地找到了小红的婆家。当我走进一座老屋向小红的婆婆问及小红时,话音刚落,只见东面套房里急忙冲出一个女子,这女子穿着内衣,头发直竖,脸色惨白,大声地说着:啊,马老师,马老师,你怎么来了?我定睛一看,正是小红,便急忙迎上前说:我来看看你,我来晚

心 脏 病

 人。数以百计的山岭险峻奇雄,苍翠簇拥,像五彩缤纷的丝绒一般,镶嵌在无边无际的山峦之上,犹如铺天盖地的一幅巨大锦锈,让人叹为观止。

 在这个植物王国里,红巨杉、太行野菊堪称中华仅有的珍稀植物;五角枫、白皮松等寄生树种在岁月的艰辛中搏风斗雨,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今天的名木古树。山桃花、连翘花绽放出春天的亮色;红枫叶、黄桷树点燃起秋天的火苗。鸡头参、何首乌、观音茶、野木

 瓜、野草莓布满山岭。

 云河谷是天然氧吧,是大山深处无边无际的绿洲。走进云涌雾漫的山林,让人顿生几分欣慰。虽然这里生长的多数都是原始次生林,但云河谷的植被和整个太行山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也许是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然,同样的榆树、柿树、黄桷、古柏,在这里却长得精神抖擞、千姿百态。云河谷的

 红叶、山花和雨雾也显得与众不同。这里的红叶大概是吸收了大自然的精

 全可以继续连任的,可竞聘委员会的领导得知了她有心脏病,本着照顾职工身体和急需培养可以独当一面的新主管,领导给黄蜂老婆挂了一个清闲的副职,扶助新主管工作。

 黄蜂皱了皱眉头:“就因为传言,领导就认定了你的心脏有问题?”

 老婆叹了口气:“在这关键时期,哪怕一丁点的海市蜃楼都可能影响到人们的判断,哪还能有时间给你去证明清楚。”

 黄蜂的眉头舒展开来,在心里暗暗地叫了声好:什么正职副职的都不重要,只要我的头上没有顶绿帽就行。

 黄蜂到常州的第三个零七日晚上接到老婆电话时,老婆在电话里的抽泣声一下跟着一下。黄蜂一惊,以为老婆被哪个男人欺负了。但老婆的话让她缓了口气,老婆说:“眼睁睁看着一套房子没了。”

 黄蜂又一惊,以为家乡发生了地震或自家的房子着了火。

 老婆一边抽泣一边讲,当抽泣了

诗 魂

 了。小红婆婆看到这种场面,一边呵斥小红坐下来不许乱说话,一边面问我:你就是马忆边啊,就是小红天天念叨的马老师啊,你说说你是不是教育小红的,她啥活儿不会干不说,还整天没黑没白地蒙头大睡,嫁来俺家几个月了,连个孩子也怀不上,我就是养只鸡,也会下个蛋哩。我只好好向小红婆婆说了些安慰的话,说小红先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她的病只要好好治疗,一定会好起来的。又交代小红要只好对待生活,学会一些养活自己的活计,治好病,调理好自己的精神生活,至于写诗,啥时都可以,并表示永远愿意做她的第一读者。我发现当一提及诗歌,小红的双眼仍旧放出异样的光彩。从小红那里出来,小红欲起身送我,婆婆不让,小红只好站在屋里,目送我离开。回去的路上,我心中翻腾着一幕幕萦怀的往事,感到了人世间潜在的那般难言的凄凉。蒋小红啊,你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你真的不会再好起来吗?我甚至又想,蒋小红如果不写诗,可能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她爱上了诗歌,也许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其实,在历朝历代的现实生活中,历尽磨难而最终成名的诗人确是被社会所尊重的,尤其是唐朝至今,无论身居官场还是身赴疆场的诗人可以说多若群星,他们或不事权贵,刚正不阿,为民呼号,或走马边塞,骁勇善战,报效国家,留下过赫赫战功和英名,其激昂情怀可昭日月,可鉴山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将会用刺刀杀死我们,还会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一篇篇走在社会前沿、闪烁着浓郁时代气息的诗作,不知影响和召唤了多少热血青年奔赴理想,锻造或催生了多少英雄史诗。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也许正基于此。而一些大名逐利、仕途落魄,困顿草堂的诗人也一样有人在。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里,没有硝烟没有枪声,好人和坏人不好区分,但对于诗人来说,却不是没有愤怒。记得当今一位国家领导人说过,公平和正义,可以发出比太阳还要强烈的光辉。他的这句话一定是有感而发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公平和正义实在是太多了。而对于身边一些极不正常的现象,我们也不是不知道,那么,作为激情飞扬的众多的诗人们,有几个用诗人的眼光去观察、去抒写、去呐喊、去暴露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图片)

 髓,有一种残阳如血的感觉,而山花则被云河谷山水滋润得烂漫无比。

 后来,这里有了人类的印记,有了山村,有了禅寺,有了歌声和笑声,有了掩抑不住的热情,于是,原来的风儿云儿啊,便羡慕起这里的人间真情,干脆就驻足在这片山谷里,细细地陶醉、久久地徘徊,分享着人间的快乐。风儿不想走,云儿会聚在一起,久而久之,云河谷便成了云气歇脚的地方,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云河谷。

 十三次后黄蜂彻底听明白了:老婆单位给所有正职中层领导在海滨新区分配了一套房子,并且五年后那些房子将永远地成为居住者的私人财产。

 黄蜂张大了嘴。黄蜂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发生这样的事完全出乎意料。但黄蜂转而一想,还有什么比头上没有绿帽更重要呢,没有了房子又如何,只要头上没有绿帽就行。黄蜂的嘴便又闭拢了起来。

 当黄蜂调派常州期满后,回到了家。进门,老婆抱住黄蜂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黄蜂像哄婴儿一样劝住了老婆的哭泣。晚上,当老婆睡着了,黄蜂拿起老婆的手机,逐一翻看了一遍查看了聊天记录,随后登录了移动网站,输入老婆的手机号码和密码,进去了下所有通话明细。

 关了电脑,黄蜂止不住在心里喊了声:有心脏病,真好!

 老婆一边抽泣一边讲,当抽泣了